



法國的浪漫主義

曾仲鳴著

法國的浪漫主義

曾仲鳴著

法國的浪漫主義

——爲『格林威爾序』百年紀念而作——

目錄

- 一，什麼叫做浪漫主義
- 二，法國的浪漫主義及其時代
- 三，浪漫主義與革命
- 四，法國的浪漫主義的幾個名家

附錄

本書的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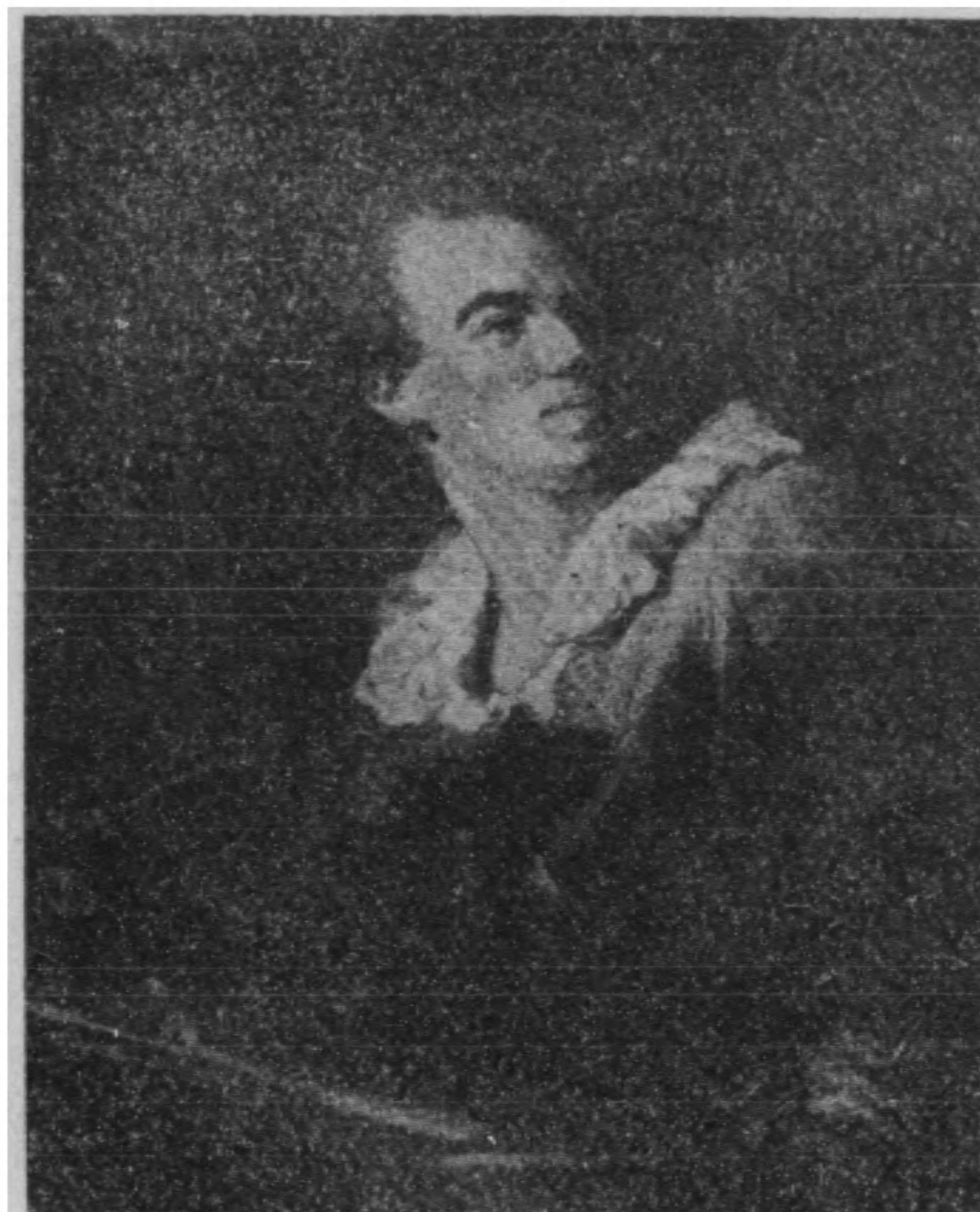
插圖表

- (一) 浪漫主義者的精神
- (二) 浪漫主義者的夢想
- (三) 兩個浪漫主義者
- (四) 擺崙
- (五) 高特
- (六) 但丁
- (七) 但丁的渡船
- (八) 默除斯之浮筏
- (九) 浪漫主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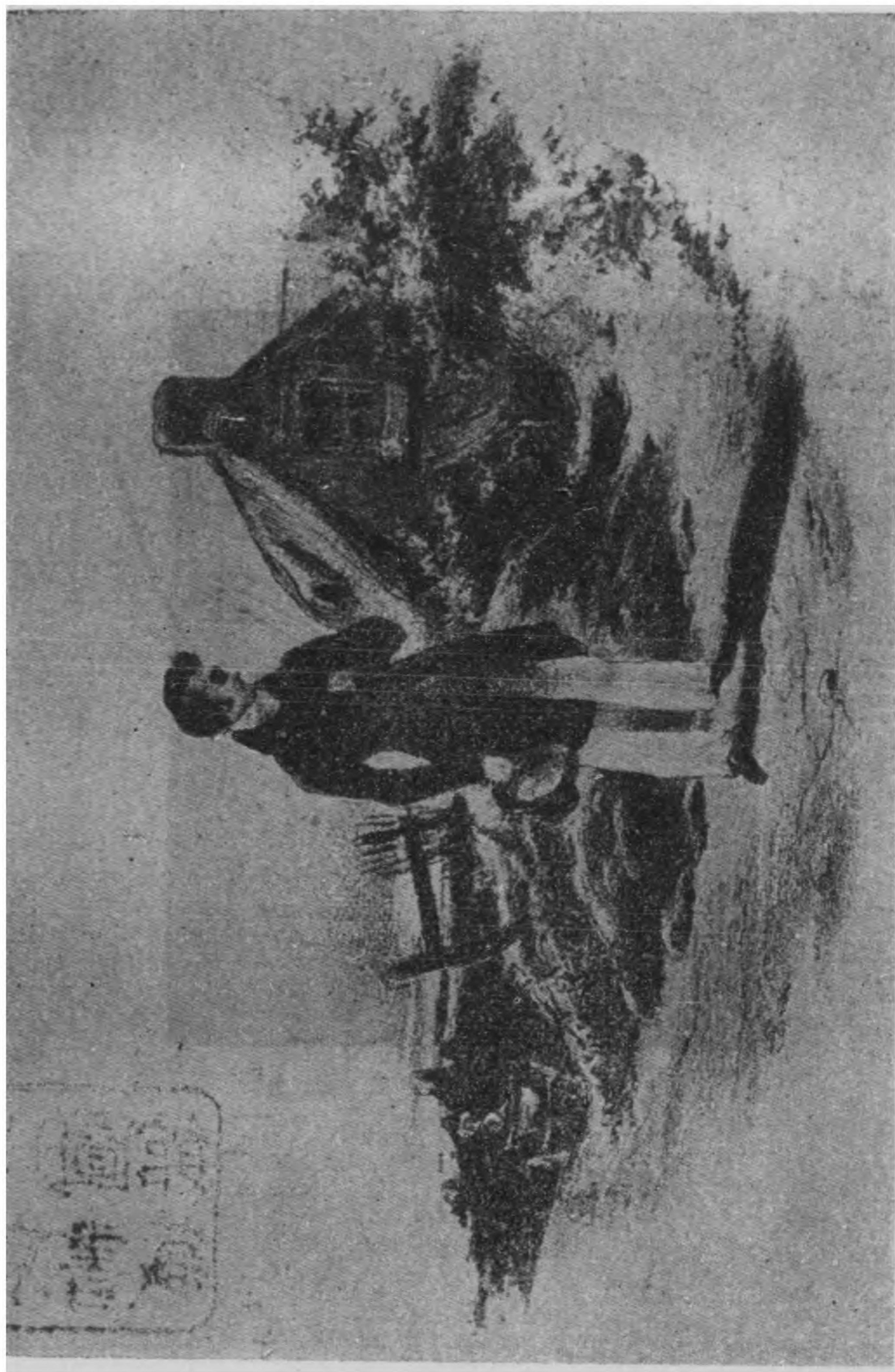
- (十) 盧騷
- (十一) 史代埃夫人
- (十二) 夏多布里痕
- (十三) 十七歲時的許娥
- (十四) 許娥
- (十五) 拉馬爾丁
- (十六) 維宜
- (十七) 穿古裝的米塞
- (十八) 高知耶
- (十九) 大仲馬
- (二十) 聖佩韋

——爲「格林威爾序」百年紀念而作——

十八世紀末葉文學界的古典主義，已呈衰頹之象。許多文學家都從事文學的改革。浪漫主義的運動日益發展。但還有具體的明顯的揭起新主義的旗幟和奮主義對抗，直至距今百年前（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一位少年的詩家許峨（Victor Hugo）著「一册格林威爾（Cromwell）劇本。這本書實在祇是劇本形式的小說，不便排演。但書的前面，有一篇序文（Préface），暢述新派的目的和改革文學的主張，並舉出新文學的原則與方法，不啻是浪漫主義的正式宣言。他遂聯合許多同志，結爲文社（Cercle），做新派的營壘，拚命的爲浪漫主義的宣傳，卒獲勝利。今年是此篇序文的百年紀念，法蘭西全國的各大學，舉行演講會，各文學雜誌，也有浪漫主義的特刊，要使我们注意當時浪漫主義的產生，與浪漫主義的作家的奮鬥精神，并要我們知曉浪漫主義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和他的影響。



浪 漫 主 義 者 的 精 神



浪 漫 主 義 者 的 夢 想

一 什麼叫做浪漫主義



許多文學家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語，都不大相同，因為他不和自然科學一樣，可以實驗而得一致的解決。

在法國，浪漫主義的確定，雖在『格林威爾序』以後。但這種運動，已起始於千八百二十年間。『浪漫的』這個字已見於千七百三十七年的文學界，那時有一位陸白杭（F. Blanc）牧師給他的朋友函中，曾說道，

『巴伯先生，想把他的花園布置出一種趣味。這種趣味在英國叫做幽雅的，在我們就叫做浪漫的。』

這封函裏，所用『浪漫的』的意義與後來浪漫主義的意義稍為不同。在歷史上，這個字的意義，經過兩種的階段。

第一的階段是字源學所取的意義。憑這個意義，浪漫主義是耶蘇教的文學，與無宗教的文學立於相對的地位。照他的廣義講起來，浪漫主義（Romanisme）是指模寫『說羅曼語的民族』的風俗生活。并且此文學家，都在中世紀羅曼語（Langue romane）的歌曲裏，去尋詩文的材料。當時『說羅曼語的民族』都是崇奉耶蘇教的。他們要來取耶蘇教的精神做文學的基礎。從前無宗教的民族，命運信仰，已經失了立脚地，一般人以為人們是自由的，大家只要聽從自己的志願和天主的恩惠，肉體的困苦，不算是災難，只要精神能夠互相應求，兩個靈魂的結合，生死不渝，渡過無限的時間與無涯的空間，就是人生的極樂境界了。

第二的階段是文學史所定的意義。憑這個意義，浪漫主義是反對古典主義的文學。他的勢力發生於十八世紀末年。彼時古典主義形式上只知遵守繩墨，受制於法則，不能隨意紀述。思想上則為舊道德所拘束，絕不能自由發展自己的才思，正所謂社會是虛偽卑賤的社會，藝術是呆板沈寂的藝術。文學家要求文學的解放，遂有浪漫主義的產生。

現在再將浪漫主義的定義和性質，拉雜的解析於下。

(a) 浪漫主義的特徵便在抒情主義。他們以爲人類要發揮情感、情感的現象有兩種。一是感情 (Sentiments)，如愛情與希望，怨恨與失望，以及一切喜怒哀樂的表現。一是感覺 (Sensations)，爲視聽等運用。抒情文學，便從情感搜取材料，將自然界的印象和深沈的感情聯成一氣。所以浪漫主義的文學，有兩層特別的色彩：一是主情的 (Sentimental) 一是幽雅的 (Pitioraque)。

因其是主情的，所以浪漫的文學家，都有濃厚的嗜慾。當他的嗜慾發狂的時候，一切不顧。什麼禮教啊，責任啊，他們絕不在意。甚至於罪惡，他們爲嗜慾，有時亦不卹世俗的詈罵，不懼法律的裁制而爲之。許峨在他的矮那尼 (Herrn) 的劇本裏，曾有幾句沈痛的話，表示人的嗜慾到極端時，只知聽命於盲目的和苛虐的愛情。

『你是我的鬼魅呢，還是我的愛人？』

我不曉得，但我是你的奴隸，我的身就是你的身！

你要我去那裏，我就去那裏；我行，我走，全憑你的指導。

我是屬於你的，爲什麼這般？我自己也不知道。」

至於其他作家，如拉馬爾丁 (Tamarine) 米塞 (Masse) 輩則以爲爲愛情而憔悴，而悲痛，甚至因之而絕命，都不算是摧殘己身，還是頂榮幸的結局。

因其是幽雅的，所以他們最恨的是俗子庸夫。他們以爲這般人們沒有藝術的情感，只要度世間的物質生活。他們固然不懂得什麼叫做愛情，并且不懂得什麼叫做花香月明。他們對美麗的宇宙，祕奧的人生，都漠然置之不管。這般人們，在浪漫主義的作家視之，直是世界的罪人，所以盡量的去模寫譏笑他們的醜態。

(b) 浪漫主義的特徵，亦在個人主義。他們尊重「我」的主張，盡量發揮「我」的情感。他們這種個人主義的力量，卒使理性爲情感所戰勝，因之文學上的理性的研究，如心理學論理學等，都是浪漫主義所忽略的，所棄置的。他們要使「我」占得文學的地位，所以不能不推翻古典主義的惡勢力，也不能不將十七世紀以來一切阻礙文學上自由發展

的規則取消了。他們既實行個人主義，卒使『我』的主張，『我』的情感自由表現。又能不限向一時代，或一國裏去搜集材料，所以在當時的文學界，創作了新體裁，新規律，新趣味，新言辭，新格調的新作品。

他們各作家中的文章，各忠實的服從於各人的『我』，爲各人的個性表現。所以許俄常常說『浪漫主義就是「我」的解放。』歷史學家白里斯耶（Pellissier）也說，『浪漫主義把自由主義所表現於政治的表現於詩。』他們的個人主義，尤易於他們的詩歌中看出。他們的詩歌無一不是作者自己的哀哭敘訴。他們『裸袒出他們的胸膛，直至心坎，直至最祕奧的心坎。陪着他們低吟輕唱的琴瑟，就是用他們的心肉造成的。』

（C）浪漫主義的特徵，亦在好美主義。此派的少年作家，篤實的主張好美主義，他們以爲『美』纔是人生，崇『美』，卽所以證『真』。米塞說道，

『世間萬象，只有美，方是真，失了美，任何事物，皆不真了。』

他們對於己身，則愛修整裝飾的美，對於外界，則愛天然的美，對於歷史，則愛中古時



兩個浪漫主義者



崙 擺

代的武士氣魄及乎傳奇仙史的美。

他們爲愛修整裝飾的美，所以很講求翦裁鬚髮的形式，與調和衣帽的顏色。

高知耶 (Th. Gautier) 在『浪漫主義的逸史』裏會詳述當時浪漫主義的文學的裝束中有一段說道，

『高知耶穿着深紅的背身，淡灰的長袴，袴的兩旁，各鑲黑絨帶子一條，頭戴

闊帽，髮長垂肩，見之者皆微笑。』

他們爲愛天然的美，所以在夜間人靜寒燈獨對的時候，所聽見的落葉墮階的微聲，與細雨秋蟲的歎息，當片舟浮漾於蒼海的時候，所聽見的狂風怒濤的音響，都爲之戀戀不已，極力摸寫。他們厭倦人世的無聊，遂向天然要求安慰。

他們爲愛中古時代的武士氣魄及乎傳奇仙史的美，所以對於中古時代的陰森的地窖，頹廢的宮殿，皆精細的紀述，他們尤其歡喜說那時代幽玄怪誕的神話，或悲哀恐怖的故事，至如奇俠的風尚，虔敬的信仰，神聖的戀愛，空虛的思想，無不意會筆述，以求攫人

心坎，動人聽聞。史代埃夫人 (Madame de Staël) 說過：

『一國的文學，必須真是這一國的，然後纔算得是活的文學。而這一國的文學，又必須直接爲這一國的歷史與宗教所滋培的，然後纔算真是這一國的。』

這幾句話是浪漫主義傾向中古時代的根據，因爲法國的歷史和宗教都是在中古時代纔有使人注意的，并且也纔有可供記載的。

浪漫主義的定義和性質既如上所述，今再舉米塞對於浪漫主義的解釋作此節的結論，

『浪漫主義可以即刻說明，既不是輕視文學的和合團結，也不是悲曲與諧劇的聯盟，更不是在上世界上隨便可以說出來的東西，你如抓住蝴蝶的美翅是無益的，美翅的輕粉已沾染在你的指端。浪漫主義是如空中的明星，閃閃飛落，如悲風之哀號，如殘宵之戰慄……他是忽然射出的文采，他是悲愴疲倦的溫語……論其形態，似平的又似圓的，似直徑狀的又似稜椎體的……』

高
特



但
丁

二 法國的浪漫主義及其時代

(A) 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 嘗十六世紀以前，僧侶實行愚民政策，憑空的說，『人和宇宙間有神的間隔，』又專斷的說，『人和神間，有教會的間隔。』到了十六世紀，科學漸有新發現，宗教的改革，亦得實現，先則人們要直接和神交通，繼則人們慢慢的不願全從神的旨意。此種思想，影響所及，遂有文藝復興的產生。承文藝復興之變，便是古典主義。古典主義太過枯澀無味，專事模仿，大不滿當時少年作家的願望，他們力求改良，浪漫主義乃趁之而起。所以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是永遠立於敵對的地位。

古典主義只知受規則的裁制，不敢隨意發展自己的文思。浪漫主義則絕無拘束，如小鳥飛翔空際，隨風徘徊。古典主義多用冷淡的文章，為理智的敘述，如古代的石像，端坐嚴正，似『死美人』罷了。浪漫主義則用熱烈的辭采，寫柔婉的情緒，如然火炬，火焰萬丈，

如窈窕閨女，噴笑皆宜，如落日後的紅霞，如湖上晨曦，如山間浮雲。以貴狂熱，重情感，慕幽遠，趨怪異的浪漫主義，與守文規，愛模擬，含冷靜，屏神祕的古典主義相鬪，自然前者勝，而後者敗。以嶄新奇特，聳動人心的浪漫主義，與根據經典，缺乏生氣的古典主義相比，前者如英姿雄偉的少年，自然生存，後者如頹廢枯乾的老人，自然衰亡。

(b) 法國的浪漫主義與當時的社會。法國大革命以後，不特將舊制度的專制政治，與苛虐法律，永遠廢棄，並且連十八世紀的「哲人」精神，也都消散了。當時的舊道德思想，均已完全動搖，刷新的氣象，隨時隨地可以見到。藝術文學受此影響，自不能不開新塗徑。歷史學家屈志 (Crouzet) 對於當時的社會情狀，考究甚深，他曾說道，

『古典主義的藝術，既隨大革命而推翻，貴族的社會，同時也隨之而消滅。那時候大家起來要求思想的自由，俾一個人在世界上，可以盡量的發展他的才能，既然有新的社會，自然也有新的文學。既然有解放的社會，自然也有解放的文學。一班少年作者正在從事文學的改革，以接應新社會的需要。那知

道，帝制成立，戰亂相承，拿破崙專政，文網極密，詩人文士，皆緘默不敢直言，但心懷忿憤，不平則鳴。故帝制既敗，人人繼續努力，以求恢復自由的社會，與創造自由的文學。」

米塞在他的懺悔錄裏，也說道，

『此時社會污濁，暮氣彌布，在少年的心中，存着一種疲倦的情感，正在那裏醞釀。他們久受皇帝的威力所壓服，不能不消極而退休。他們起初正準備好強健的手腕，以抵抗狂瀾。狂瀾忽然退却，他們有勇氣，而無所施，遂流於怠惰，抑鬱，失去振作的精神……在這些少年中，家境豐裕的，便囊金遠游，甚至挾邪狂飲，其次者，則從戎行，或任法官，至於窮困無告的，則四方流落，高詠狂歌，絕無目的……』

在當日這種的社會中，許多少年，失却歸趨的場所，煩悶着，盲瞠着，不知所向，他們回憶大革命的時代，和激烈悲壯的熱潮，辛辛苦苦，求得的理想，毫不實現。所謂自由的政治，

改善的社會，全被獨夫所騷擾摧殘，如見盛開的玫瑰花，被風吹落，花瓣飛散。往後回顧，有何興趣，這般沒趣的心理，挫折了人的意志，張滿了人的心靈，於是怨怒歎恨的聲響，震動散布於當時的社會，社會因之也呈出疲憊衰頹的狀態。

(C) 法國的浪漫主義與當時鄰邦的文學。法國大革命以後，中更變亂，復經帝政，文藝思想，亦受壓迫。新文學的發展因而停頓，浪漫主義的運動，遂由鄰邦的文學家首先提倡，隨着輸入影響於法國的文學界。

十八世紀末，英國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戲劇，已備受法人的歡迎。到了十九世紀初，詩家擺崙 (Byron) 出有『詩就是情』的主張。他的氣概豪俠，終因離索飄零，一腔孤憤，盡表現於悲涼煩惱的詩篇。至於史哥特 (Walter Scott) 的歷史，柯來利吉 (Coleridge) 的歌曲，都有自由創造的特才，可視作引導浪漫主義的明星。

德國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始於哥特 (Goethe)，在他的著作『浮斯德』和『維德』裏面，滿含着熱烈的感情，與浩渺的愁思，樹起新文學的旗幟。更得許多文人的助力，卒使浪

漫主義如奔濤澎湃，一瀉千里。其勢力之盛，幾遍全歐。

此外如意大利西班牙的浪漫主義的運動，亦極猛烈。但丁的『神曲』和中世紀素風行的西班牙的羅曼詩歌，甚爲當時文學界所傳誦，或尊爲『意大利的詩祖』，或稱爲『詩魂的復活』。

上面已述法國的文學，自大革命以後，本有改革的趨勢。本國文學如史代埃夫人，夏多布里痕（Chateaubriand）輩，正有哀怨楚愴的文章，與慕戀述懷的小說，一反古典主義的原則。兼以四鄰新文學運動的潮流，如此洶湧，自然而然的受了薰染，而有浪漫主義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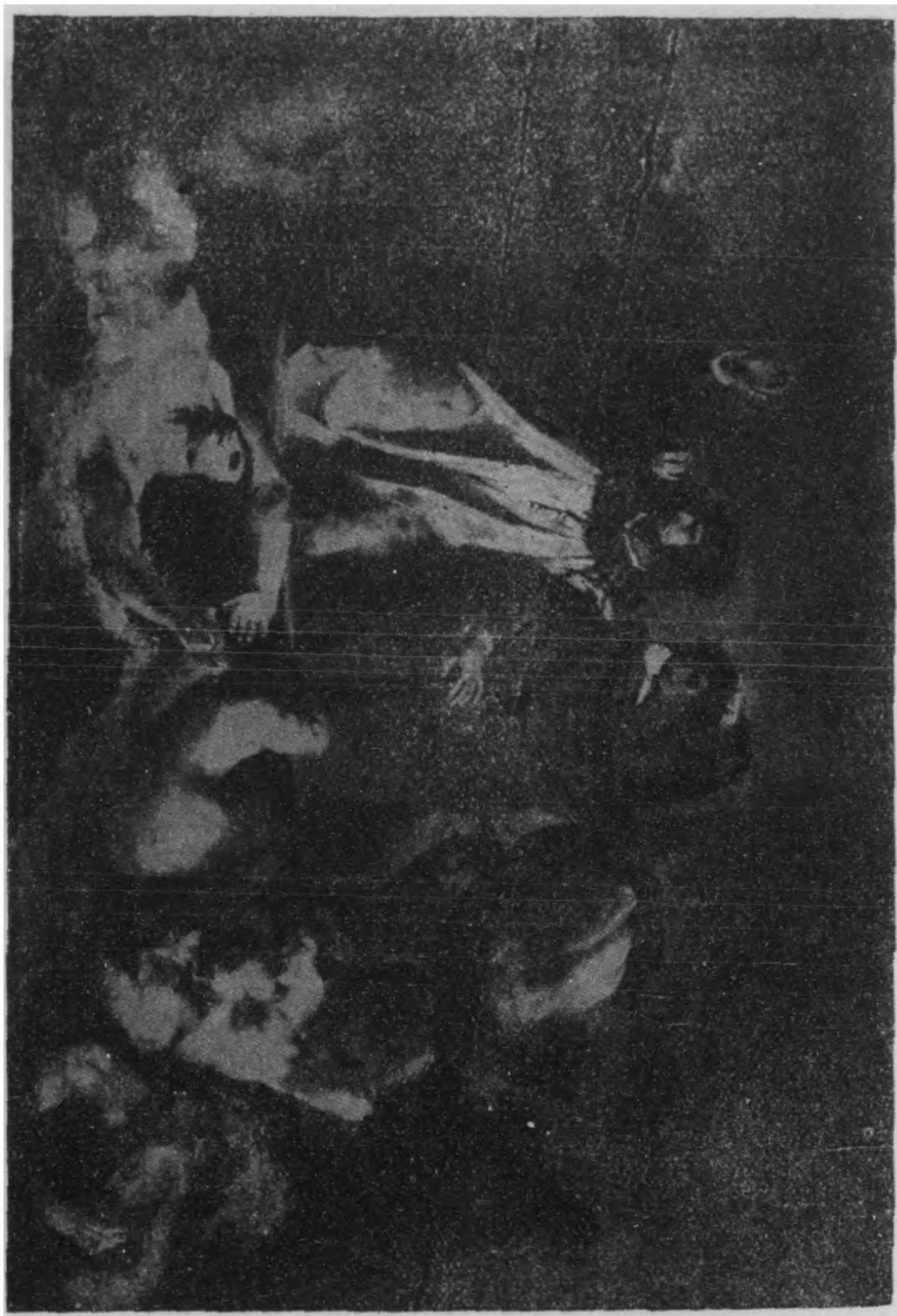
(d) 法國的浪漫主義與當時的藝術。文學家狄德羅（Diderot）在『藝術批評』裏提倡文學和藝術的溝通。他以爲『文學家與藝術家在作品上，雖然他們表現的方法不同，但是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所以文學與藝術，有很深的關係。每次新主義初產生的時候，不是文學家與藝術家以新思想，就是藝術家與文學家以新興趣。說到法國的浪

漫主義，便不可忘記了當時的藝術的勢力，更不可忘記了他曾受過當時的藝術的影響。

當時藝術家的浪漫主義的先鋒，係戴希谷（Gerard）及德拉克瓦（Delacroix）。他們的繪圖，都注重懇切的情感，與鮮豔的色彩。千八百十九年戴希谷在沙龍（Salon）陳列他的傑作『默除斯之浮筏』（Radeau de Meduse），大引起世人的注意，默除斯船遇風沉沒，生者僅餘十數人，棲於浮筏上，漂流海中。此圖寫日色慘淡，波浪湧天，極為生動。而表現遇難者的慘痛，失望，努力，死生，交戰於狂瀾怒濤之中，使人悸然心戰。千八百二十二年，德拉克瓦的『但丁的渡船』（Barque de Dante）出，更使浪漫主義大發異彩。他在悲哀的風景裏，蒼白的微光中，描繪出驚怖情狀，使藝術界欽佩他的天才，又嫉妬他的技術，文學界也因之駭異騷動。他們都覺得德拉克瓦的色彩情境，非常新鮮真切，哥特且說『我的文學眼光，不及藝術家德拉克瓦的深澈刻摯。』我們於是可知當時文學的創造，受不少藝術的陶鎔。他的發展，也受不少藝術的促進呢！

我們知道每個時代都有他的特別精神，做文化根底的思想，與左右時勢的心軸。文

但丁的渡船





筏 浮 之 斯 除 默

學的背後，一定也有這個時代精神，橫互其間。法國由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年，那時代的精神，純在乎求自由。社會的道德，政治的策略，皆以自由爲根據。藝術的探求是要憑自由的原則，去發展藝術家的才能。各鄰邦的文學，也全以自由爲標準，力求文學的解放。法國的文學受了時代的支配，環境的感應，自不能不急追潮流而前進。浪漫主義在法國，所以也能夠完全成功啊。

三 浪漫主義與革命

法國十七世紀以來，內則勵精圖治，外則屢建戰功，疆域日益擴充，國勢亦日益強盛，平民安居樂業，慶頌昇平，君王命令，罔不聽從。皇室的威權，非常鞏固，一面專制壓迫，以防人民的反抗，一面驕奢淫侈，以滿足個人的慾望，所以路易十四有『朕即國家』的謬語，路易十五有『我以後，便是洪水』的預測。迨至路易十六時代，國窮民貧，大多數人的幸福，純被少數人所壟斷掠奪。社會的思想，也全被舊制度所箝制阻礙，一般文學家哲學家如盧騷，狄德羅，孟德斯鳩，服爾德等，倡自由平等學說，謀推翻獨夫專制的政體，卒釀成千七百八十九年的大革命。

我們已經說過文學與時代的思想，和社會的構造，有密切關係的。時代有了新思想，他不能不跟着這新思想而改善。社會有了新構造，他也不能不依着這新構造而發展。大

革命以後，法國的舊思想舊社會，消除殆盡。文學爲要永遠成爲活的文學，進步的文學，自然有新文學的實現。所以浪漫主義是響應那時代的思想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需求，他的產生，可算是當時的文學的革命。

屈志說，『文學之有浪漫主義，猶政治之有大革命，他將法國十六世紀所傳下來的習俗，掃除一空，建設新文學，使文學的各種體裁，完全解放了。』在當時要肅清政治的舊制度，變換文學的舊思想，都不是容易的。在政治方面，必經大革命的破壞，與黨人的勇敢奮鬥，纔把貴族的社會變爲德模克拉西的自由社會。在文學方面，他們要將貴族的古典主義，變爲德模克拉西的自由的浪漫主義，也經過無限的努力，與長久的時期，不避困難，不畏譏罵，不計敵派的誣讒，不受勢利的引誘，且與古典主義的惡勢力鬭爭，終不稍屈。現今試引高知耶的浪漫主義史中，所述這新舊兩派文人在戲場的爭鬭，便可知他們爲主義而競爭，何等劇烈。

『許峨的「矮那尼」劇本今夜開演了……我們向場中一望就曉得不是平

當的表演，我們即刻明白在那裏有兩種方法，也可說有兩派，兩軍，兩文化，都在裏面，大家堆起來，隨便的，或坐或立。大家準備作戰，拳袖摩拳，只候他們的首領發命令……前行的座位，都坐滿學院派與古典派的禿頭白鬚的人們，……「矮那尼」尙未演完，贊成派的少年均站在高處，狂呼鼓掌，聲響如雷；反對派的古典主義的作家，就盡情譏笑，他們始則互相詈罵，終則用手杖相毆擊……」

浪漫主義的少年們不特時時要與古典主義的老朽輩戰鬥，並且要用猛進的氣魄，和敵人作激昂嚴厲的辯論。他們以熱烈的情懷，明顯的色彩，表現於詩文，所以他們的詩文，極易使人感動，消人暮氣，在那時候總可算是革命的文學。

或說浪漫主義的文學固不少興奮的作品，與奇拔的詩歌。但過於經營辭句，依然是粉飾的文學。注重中古風俗，絕近乎封建的意味。且多懷疑苦悶的文章，厭世悲觀的哲理。此種衰頹的傾向，就是世人所謂『世紀的痼疾』，他們得了『世紀的痛疾』的，便失了

猛進的勇氣，奮鬥的決心，完全違背進步的原則，與革命的精神。

這般見解，似是而非，何以呢？

革命本不是固定的事體。每個時代的革命，各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文學當然也隨着時代的精神而轉移的。十七八世紀間大革命前後的精神，是要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浪漫主義總算跟得上他的時代，也總算能吸取他的時代的精神。所以浪漫主義在他的時代，是進步的，也就是革命的。

並且我們在法國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家中，考察他們的言論，便可知他們的思想，是偉大的，他們的感情，是熱烈的，他們常常能夠在人類沈寂的心絃上，吹起信仰革命的微響，掀動贊成革命的同情，這些的言論自不能說不是革命的。

拉馬爾丁爲怕受『世紀的痼疾』所傳染，而墮入消極的，失望的，不革命的途徑，曾很堅決的說過：

『我的靈魂似烈火一般，外邊拚命的拋擲東西，想來熄滅他，但他依然發光』

「熊熊，反將那些東西燒盡……」

他自己不願只爲讚頌戀愛，賣玩風月的詩人，他盼望能夠捐軀，爲社會盡勞苦，爲人類來幸福，他說道：

「一般吟誦我詩的人們，必以爲我費三十多年的氣力，從事湊韻綴句的工
作，長度倚欄觀星的生活，實行我的一生不過費三十閱月的時間，以寫詩歌。
詩歌像是我的祈禱，也像是我思想所表示的最華麗最親切的形狀，但是我
在詠詩作歌之外，尚有無窮勇進的願望呢……」

他在千八百三十七年更明白的說出他的願望，

「弟兄啊，從前我只聽從我的心靈，他哀怨悲傷如弱女子的歎息，咳，現今已
經不是那個時代了……」

上面所舉出的願望，不過是要消除從前的弱點，如今他更要發展他的懷抱，這種懷
抱確確實實的可以表現他的革命精神。

『我每每想找出適合現今的與將來的時代的問題，這種問題，是要使詩人同時成爲本地的，也成爲世界的，同時成爲偉烈的，也成爲真摯的，這種問題，就是「人道」，就是「人類的命運」，就是人類的精神所應趨赴的境地了……』

至於許峨，也不專做欣賞自然，歌頌虛無的詩文，他對於社會的生活，有深刻的認識，他對於人類的不平等，也有激烈的描寫。他以爲革命的精神，在乎不願自處於被壓迫者，更進一步，便要扶助不知反抗的弱少的被壓迫者。他說過，

『人們都恨怒蜘蛛，輕視蘆茅，我偏偏愛憐他們。』

他又說道，

『上帝啊，爲什麼可憐的孤兒呼喚着「我餓啊」，小孩不是和小鳥一樣麼？爲什麼巢裏還存餘糧，而搖籃中已無所有呢？』

他到了下半世，更努力爲社會的改善運動，他相信社會是進步的，他又相信進步的

社會，纔是革命的。他又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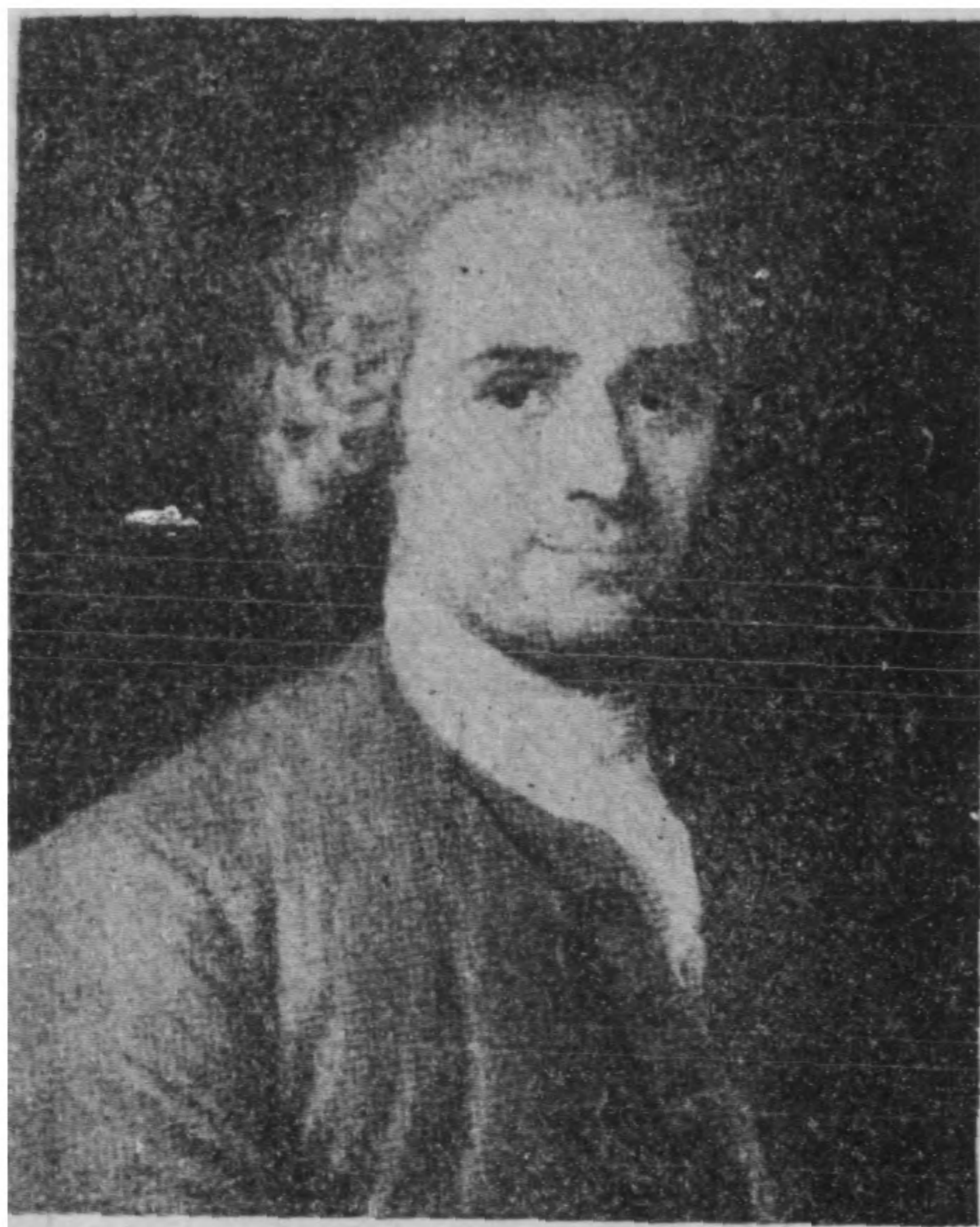
『人類起來了。他是衰弱消瘦。他的額際雖已被黑影遮住，但他已猛向光明的道路而走了。』

許峨拉馬爾丁不特在理想上，做些提倡社會改革的詩歌，他們也嘗從事法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的實際活動。此外如米塞，高知耶等雖然有『爲戀愛可以殺身』及乎『爲藝術而求藝術』的謬見，但他們爲主義而奮鬥的時候，縱斧鉞在其前，豺狼驅其後，亦所不避，那種忠於主義的精神，確帶有革命的氣節，也是可以佩服的。

總而言之，文學思潮的變遷，如清泉一般，出自高山，蜿蜒千里，穿幽谷，繞曠野，或分而爲溪澗，或瀉而爲瀑布，爲巖石所激，則興起狂波怒濤，爲微風所吹，則散作輕煙細雨，他的姿勢形態，雖時刻變幻，但永是接續不斷的流水。文學思潮的變遷，也是如此。我們不能擇取其片段，或隔斷其時代，來下批評。所以我們研究現今的文學的革命，不特要注意將來的文學的革命，並且要回顧過去的文學的革命。因爲沒有過去的文學的革命，就沒有現



浪漫主義者



盧 騷

在的文學的革命，沒有現在的文學的革命，就沒有將來的文學的革命。浪漫主義的運動，在十八世紀初年，算是文學的革命，縱是過去的文學的革命，但他是現在的文學的革命，與將來的文學的革命，所必經的路程。他也是爲現在的文學的革命，與將來的文學的革命，開闢新途徑的先鋒！

四 法國的浪漫主義的幾個名家

此節若欲稍稍詳述，非巨冊不能盡意。今只略叙概要，尤其注意他們的藝術的技能與影響於文學的勢力，以作總論。他日當每家列一專傳，并介紹其作品。

在法國浪漫主義極盛之時，雖不過數十年，但其運動已開始於十八世紀中。當時古典主義漸漸衰微，一般作家只知崇古，終脫不出前人的窠臼，思想枯窘，文筆亦沈悶無生氣。及盧騷(Rousseau)出，首倡返於自然的主張，一面著書攻擊奴性的虛偽的社會，一面作文描寫飄逸的理想風景，似在黑雲密布的天空中放在淡微的陽光，至於史代埃夫人(Madame de Staël)與夏多布里浪(Chateaubriand)，則如初升的朝日，消殘霧，排浮雲，光輝四射。所以此三人算是浪漫主義的先驅者，迨至千八百二十七年「格林威爾序」出版以後，許峨(Victor Hugo)，拉馬爾丁(Lamartine)，米塞(Alfred de Musset)，維宜

(Alfred de Vigny) 高知耶 (Th. Gautier) 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等，揚起新主義的旗幟，與古典主義相抗，卒獲勝利，便似夏午炎日，光芒如火，燄普照天下。所以此數人算是浪漫主義的奮鬥者。

A 法國的浪漫主義的先驅者

(甲) 盧騷。係以千七百十二年生於瑞士的日耳瓦城旁里蒙湖，湖光如鏡，與兩岸柳影相映，色更蒼翠，遠望羣峯積雪皓然，朝陽出自山隙，皎皎者則皆變為絳紅，鮮豔如血，夕受斜照，每作玫瑰色，嬌媚可愛，使人對此真有轉側多態的感想。盧騷生長於斯，朝夕與湖山為友，後來愛好自然實有所由來。他的生平，在他的懺悔錄裏，曾經詳敘。我們知道他少年時是一浪子，父為新教徒，操製造鐘表業。他初寄食於一牧師家，又充某彫刻家學徒，不久至亞勒西湖濱華倫夫人 (Madame de Warens) 家。因欲求得夫人的津貼，改信舊教，終不得意，從佛色利的伯爵夫人為僕役，以竊物見逐。後改節求學，性本聰穎，進步迅

速，從事著述。教育小說愛米爾 (Émile) 出版，遭政府忌，逃至瑞士，千七百六十九年復回巴黎，著文宣傳，并辯護自己的主義。翌年死於巴黎郊外奇夏丹夫人 (Madame Girardin) 寓中。他的重要著作，除愛米爾，懺悔錄外，尚有民約論 (Le Contrat Social) 一個寂寞遊客的夢想 (Les rêves d'un promeneur solitaire) 山中的信札 (Les Lettres de Montagne) 對於科學與藝術的評論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對於人類不平等之根原的評論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 fondement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音樂字典 (Dictionnaire de Musique) 論法國音樂的信札 (Lettres sur la Musique Française) 等。

盧騷的性格異常奇怪，說他誠厚，有時又很卑污，說他和藹，有時又很驕傲，慣於放浪，憂喜無常，高興的時候熱烈懇切，發怒的時候暴躁妄為。他易受感觸的性情，他自己也知道，他在『盧騷爲象沙克的審判官』裏 (象沙克, Jean Jacques, 是他的小名) 曾說過，

『他的感覺是極敏捷的，他一生全被感覺所支配……美麗的聲音，美麗的

青天，美麗的風景，美麗的湖色，花啊，香啊，流轉的雙眼，溫柔的顧盼，直透他的心坎，而擊觸他的感覺。」

他的深情軟語，往往使婦女們爲之顛倒。他既墮落，便任性所爲，不思改過。他傲而自信，故不肯自加裁制，且以爲世人行惡，誰不如我，不過不似我之直陳無諱罷了。他在懺悔錄第一節說道，

『神人啊，你可召集我的同類，環繞我的身邊。他們靜聽我的懺悔，他們必爲我的無行而歎息，他們必爲我的流浪而赧顏。但若使他們各將他們的心取出，陳列在你的寶座，並且要誠實和我一般，那時候在他們許多人中，沒有一個敢說一聲我的德行比這個人好得多呢。』

他本是提倡兒童教育的人，但他把他的五個兒子拋棄在育嬰堂裏。他也自覺他少年時情感上的變態，至老還不能自制。他在懺悔錄裏說道，

『我自己曾覺得除了情感之外，一點外界事物的觀念都沒有。我對於一切

事物都起感動，我未曾對於一事稍加考慮。我時刻所受的種種情感，不能敗壞我的理性，全憑我的情感去創造另一種的理性。這種理性給我奇特放浪的人生觀，為經驗與思想所不能挽救的。」

他尊崇個性，所以要恢復自我。他祇聽他自己的心的說話，他祇遵他自己的心的命令。他厭惡當時的社會，所以夢想『自然時代』。他以為在那時代凡人皆善，生而平等，自由快樂。及知識進步，民俗漸壞，變勤為惰，變儉為奢。他因此又對文化和文化所產生的科學與藝術，他以為古代的國家漸漸的衰弱滅亡，都是為研究科學與藝術，失了天真和本能。

盧騷酷愛自由平等。他以為自由平等，雖冒萬死以求之，亦不懊悔。他說，

『呵，絕不會失敗的自由呵，在你的面前，什麼榮譽財寶聲名皆無價值了。』

他本他的自由平等的觀念，所以在教育上主張任兒童發展本來天性，尊重個人人格，在政治上主張把社會重新組織，建設自由的平等的和平的理想國家，他說，

『自然本造成有幸福而好善的人類，不幸社會使之爲惡而變爲苦痛的。』

他又說，

『由造物手裏出來的東西都是好的，一墮入人的手中就變壞了。』

他以爲凡人脫離現今社會而返於自然，則無所謂爭奪，嫉妬，強凌弱，富欺貧的行爲了。所以他說道，

『我要將一般人遷至自然的境地，在那裏我組成一可愛的社會，我纔不覺得羞恥呢。』

盧騷的思想極爲新穎奇特，他的文章極爲清潔閒逸。寫風景有瀟灑出塵的氣概，作小說多懇切熱烈的情感。浪漫主義的許多作家，間接的或直接的，都受過他的影響。

(乙) 史代埃夫人。法國大革命以後，喪亂紛乘。至拿破崙專政，文網甚密，文學無發展的希望。當代文人，或隱居緘默不敢言，或讚頌帝德以求榮。許峨嘗言，『當舉世屈伏拿破崙鐵蹄之下的時候，唯有數詩人敢強項而不拜。』此數人中，以史代埃夫人及夏多布



史代埃夫人



痕里布多夏

里痕爲最著名。但他們或寄跡異地，或放逐他鄉，故得自由發表文學的作品。史代埃夫人旅居德國時，正浪漫主義派哥特等的作品風行於世。她引德國思潮於法，起文學的鑿緒。夏多布里痕則極端反抗唯理主義，力謀發揚個性，提倡中古文化。他們都算是法國的浪漫主義的先導。

史代埃夫人係首相黎克爾(Necker)的女，名志曼命(Germaine)。千七百六十六年，生於巴黎。幼時好讀哲學書籍，傾心盧騷的著作，年二十，與瑞士駐法公使史代埃結婚。因性情不洽，不久卽分離。她酷愛自由，所以反對拿破崙的專制行爲。千八百零三年，被逐出境，居日耳瓦湖上，與當代文人時相往來辯論。拿破崙敗後，她始回法。千八百十七年，卒於巴黎。

史代埃夫人是一個富感情，慕豪俠的女子，她的激烈奔放的生活，直接表寫於她的小說德非命(Dalphine)和高興命(Corine)裏。她的文筆，有時嚴整，有時又極放浪。她是遙應古典主義的餘響，又是領導浪漫主義的燈塔。她自千八百年以後，便明顯的對於古

典主義而起反抗了。她以爲一國的文學，與時代種族政治社會都有關係，自然而成，不可強效。所以古典主義定要推翻的。她說：

『我提議考察宗教，風俗，法律對於文學所生的影響，與文學對於這些東西所生的影響。』

千八百一十年，她著『德國的』(De l'Allemagne)，凡四卷，首述風俗，次文學，次哲學，次宗教，同時又介紹外國的新派繪畫。這等工作，對於法國文學，藝術，哲學，都有很大的貢獻。她以爲文化應消除國界的成見。她說，

『各國間當互相指導，若各國棄絕大家可以互相交換的光明，那真是大錯了。……一國能夠吸取他國的思想，他的文化一定時時有進步。』

她像盧騷富熱情，愛自然，尤好變幻無常，奇異駭人的境象，她說道，

『我在狂風暴雨中，覺得甚爲愉快。動搖可怕的天色和水聲，使我明白世界的實體，並不比我的靈魂閒靜。』

她很提倡浪漫主義，並說法國文學特別的宜於浪漫主義，她會說，

『浪漫主義的文學，是唯一可以促進法國的文學的進步。因為他自然而然的宜於法國。……他能夠表寫他的宗教，他的歷史，用他來傳達我們個人的感想，以便自弔自慰。……上古的文學，對於我們近時的人，簡直是移花接木，不合根本。浪漫主義或騎士風格的文學，方是我們本國所原有的，方是我們的宗教和社會的產物。』

(丙)夏多布里痕。他名佛朗騷，萊妮(François Ren)，係千七百六十九年生於法國西北方。他本是小貴族，少年時日與寡歡的嚴父，衰病的老母，多愁的懷姊，相處於陰沈黑暗的古堡中。種種環境，都是使他養成一種特異的性格。他於千七百九十一年赴美遊歷，使之聞見增長，幻想豐富。迨革命軍起，夏多布里痕歸國勤王，事敗渡英，雖腦中裝着帝王宗教的信仰，但已漸好盧騷的文章。迨至十九世紀初葉，他的思想大變，回到法國，千八百零一年刊行亞達拉(Atala)。自此以後，數年間又有名著基督教的美質(Génie du

Christianisme) 萊妮 (Rena) 殉道者 (Les Martyrs) 從巴黎至耶路撒冷的行記 (L'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usalem) 等。他於千八百〇四年受拿破崙命爲駐華勒 (Paris) 的全權大使，未數月即去職，終因有提倡自由譏刺帝政的演說，觸拿破崙的忌諱而退休，拿破崙敗，仍從事政治活動，卒於千八百四十八年。他死後他的遺著『墓外遺錄』出版 (Mémoires d'outre tombe)。

綜夏多布里痕的著作，要旨有三：一爲基督教。他在『基督教的美質』裏說，基督教是美麗的宗教，極端讚美基督教的建築，儀節與聖經的文字。他爲要拋棄古典主義所崇拜的希臘羅馬，所以他說『在聖經裏可獲得無量的神感。』一爲自然的美。他用傾向想像，注重色彩的文辭，來描寫難狀的風景。寒宵的月色，深山的泉聲，荒野幽林，奇禽異草，他都用奧祕的心思，諧和的句調去紀述，使人讀罷如身臨其境，對於自然的愛好雖不是由他創始，但他確實也加了一分力量。一爲個人主義。他在他的小說裏，常表現出『自我』的主張。他的萊妮亞達拉等書，都盡量的發揮他的『自我』的情感。

夏多布里痕的根性，自幼就種成一個愁字。他那種幽怨的性懷，悲憤的意念，終生隨時都有厭世的謬想。他在萊妮裏曾說道，

『你應該何等憐惜我啊，我使你心頭難過，我是何等不安，你是飽經憂患的人，你的感想究竟如何呢，對着一個無力無德的少年，他的心中常抱着煩惱，除了自作自受以外，他却去怨誰呢？』

他這種無趣的念頭，就是得了『世紀的痼疾。』他又說過，

『別人說我的趣味無常，不能久久的賞玩已構成的幻想，……唉，要尋求一個不可認識的幸福，並且要把情感壓住，我如果做不到，究竟是不是我的過錯呢？』

他用有聲有色的辭采，來傳個人的懷抱，時時寫煩悶不安的心緒，是古典主義的敵人，也就是浪漫主義的嚮導。

B 法國的浪漫主義的奮鬥者



七十歲時的許俄



許 峨

比諺說，『團結起來，便是力量。』所以要推翻一種惡勢力，定須依靠有組織而鞏固的團體，與他抵抗，纔能夠將他消除。當古典主義的思潮澎湃於法國的文學界的時候，一般青年作家奮起爲文學革命的運動。他們知道要集中他們的力量，纔可以猛烈的進攻，遂有第一文社與第二文社的產生。

第一文社設在亞爾斯那的客廳中，他的主人，是羅致耶（Charles Nodier）。當時的文人，如蘇默（Soumet），德孫兄弟（Emile et Anthony Deschamps），沈呂多黎（Chenedolle），陸服飛（Y. Lefèvre），恩賽洛夫婦（Ancelet）等，都是社員。許峨，維宜，也常在此中來往。他們雖自稱爲『文社』社友，社會上的慣習，都叫他們做浪漫主義者。那時候，許峨的主張，還不會十分激烈，並且社友中，如沈呂多黎，蘇默的作品，尙帶有古典主義的色采。無何，第一文社，便無形解散，第二文社即繼之而起。

第二文社加進了許多藝術家，那幾年，正是藝術界古典主義派與浪漫主義派鬭爭最劇烈的時候。到了千八百二十九年，第二文社的社友完全團結，如一勁旅，向古典主義

派進攻。第二文社的社友中，藝術家有德威里亞 (Eugène Deveria)，布朗志 (Boulan-ber)，德威黨志 (David d'Angers)。文學家有許峨，拉馬爾丁，維宜，米塞，仲馬，高知耶，聖佩韋 (Saint-Beuve) 等，羣推許峨爲領袖，常在他的家中集會，對古典主義派的作戰計畫，都是在那裏決定的。他們不但要聚商筆戰的步驟，並且要設法攻破古典主義的勢力範圍。第二文社的聲勢，比較第一文社更見廣大，第一文社如一彎小溪，微波潺湲，第二文社，則如長江大河，浩浩蕩蕩，直瀉千里了。

(甲) 許峨。許峨名威克島 (Victor)，生於千八百〇二年。他的父親供職行間。他很幼少的時候，隨他的父親到西班牙與意大利，兩地都居歐洲的南方，海山的顏色，異常鮮豔，江湖的風景，極爲秀媚。他在那裏，度過好幾年的游蕩生活，所以使他受很深沈的感觸。拿破崙失敗以後，他跟着他的雙親，回到巴黎住在一個舊道院，叫做弗伊恩丁呂 (Fénelon) 的裏面。他有時，領弱小的弟妹，在幽靜的花園中游玩，有時，又傍慈愛的父母，立明滅的寒燈前讀書。他在家庭裏，度過五年的溫柔生活，就引起他的文學的嗜好，和吟

詩的趨向。他素欽慕夏多布里痕，曾說過『或爲夏多布里痕，或無所成就。』千八百十五年，法國國家博士院徵文，他纔十五歲，偷偷的著詩送去，就得了獎賞。隨後刊行短歌集一册，夏多布里痕等見之，大加讚許。他的名聲漸隆，遂同他的幾個兄弟，創辦文學日刊，提倡保存古典主義，頌美王室尊嚴，得國王路易十八的歡心，初則特賜年俸千金，後卽加爲兩千金。當第一文社成立的時候，許峨也加入爲社友，但不十分努力於文學革新的運動。『格林威爾序』快將出世以前，他才決心反抗古典主義。至千八百二十七年以後，他才做了浪漫主義的領袖，接着著了許多詩歌，戲劇，小說。千八百四十一年，被選爲國家博士院院員。不久他的女兒及女婿都因游河而溺死，他甚悲憤，不作詩，不著文，入上議院爲議員。他自己以爲從事政治的活動，也就是發展詩人的懷抱。當路易斐栗的時代，他極力宣傳自由主義。千八百四十八年，第二革命發生，被舉爲國會議員，言論激烈，主張民主政體，與拿破崙第三立敵對的地位。迨拿破崙第三稱帝，許峨不得不逃至外國。雖經特赦，亦不回來。直到拿破崙第三爲普魯士所敗，他因獨夫既倒，法國正處危急存亡的時候，匆匆返法，

與民主黨人同居巴黎城中，執干戈，堅守數十日，不避艱苦，不畏危難，至力竭始去。千八百七十二年，再被舉爲國會議員。政局稍定，他一面整理舊稿，一面繼續著作，盡量的刊布於世。千八百八十五年病卒巴黎，舉行國葬，葬於名人墓。

他的著作，有詩，（又可分爲抒情詩，諷刺詩，史事詩三種），戲劇，小說，雜著四類。詩以秋葉（*Les Feuilles d'automne*），心音（*Les voix intérieures*），靜觀（*Les contemplations*），天討（*Les châiments*）等集，戲劇以尼矮那，蒲伊卜那司（*Buy Blas*）等，小說以巴黎的羅德丹母教堂（*Notre-Dame de Paris*），哀史（*Les Misérables*），海上工人（*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等，雜著以莎士比亞傳（*William Shakespeare*），小拿破崙（*Napoléon le petit*）等，爲最著名。

許峨幼年時，正夏多布里痕的文章，拉馬爾丁的詩歌，爲世人所傳誦的時代。夏多布里痕爲許峨的前輩，且爲許峨素所欽崇的，故許峨的文思，很受他的影響。拉馬爾丁雖與許峨同時，但他年長許峨十餘載，他的詩名，早遍天下，許峨的抒情小詩，也很受他的暗示。

但許峨自有他的特性，所以能夠使當時的老詩家輩賞識佩服，少年作者景仰歸依。

許峨一生的精力，多在他的抒情詩裏。他的抒情詩，多惋惜東方的古國，紀述中古的故事，和描寫自己的情緒。當時希臘古國，受土耳其的蹂躪，希臘人民，遭土耳其的屠殺，引起全歐文人的義憤。擺耑負劍至巴爾幹半島，身臨戰場，助希臘謀獨立。許峨在他的詩集中，也有好幾首哀弔希臘的作品。他於詠述歎惜古國之餘，便搜集中古的史料，以作詩歌。至於表現自己的深刻情思，陳敘自己的純潔性靈，在他的詩集裏，隨處都可以見到的。他既不似米塞，維宜，有濃厚的嗜慾，又不似拉馬爾丁，有貴族的幽怨。他的心境委婉，他的筆力柔和，在法國文學界，幾幾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他的想像，極為豐富。他的情感，極為深遠。他的性格，極為驕傲。他因具有豐富的想像，他往往用之以激動他的情感，他每倚欄沈思，或臨窗靜望，就生了無限的想像。他從思念親戚師友起，而懷想及於萬物宇宙。他在那時，忽起戰慄，便如墜入『空間與時間的兩重浩海裏』。他由是愕然失色，怦然心跳，而茫然不知所往。他因具有深遠的情感，他也往往

用之以增長他的驕傲。他以為凡人要發展個性的天才，雖窮困貧苦，亦不可屈居人下，要時自與奮，如登高山，羣峯雖峻峭，但我既臨絕頂，便可壓服一切。他曾避難外邦，備嘗痛楚，然終無怨怒的意思。他還逍遙忘機，他且說過，

『放流的生活啊，我何等愛你。苦惱的日子啊，我何等愛你。憂愁啊，你就是我的冠冕。』

他的性格驕傲，所以他很自負。他以為詩人的責任，要做成『時代的回響』，與『民衆的領導』。他在他的『光與影』詩集的序文中，曾說道，

『著者以為凡是真詩家，除關懷外面所侵入的真理的想念外，應該滿裝着他的時代的思潮。』

他當然要表示他的個性，不過他的個性，也是一般人類的回響。他的『靜觀』詩集的序文裏，有幾句很透澈的名言，

『我說「我」的時候，我就是對你們說「你們」，為什麼你們不覺得呢？唉，無

拉馬爾丁



維
宜



塞米的裝古穿

知覺的人，你以爲「我」不是「你」麼？」

他要站在民衆的前面，盡先知先覺的任務，他告訴民衆以希望，並指示民衆以真理，他說道，

『他站在羣衆之上，不管人們的毀罵諛譽，應如火炬一般，領着羣衆，向光明之路而進。』

他的戲劇小說，都帶有他的特殊的創造力，對於無告者的悲憤，與反抗者的同情，尤加注意。並且在每個時期，他文章裏，必有一種新思想的表現，爲人類進步的特徵。他的作品，很注重音調的學理，與辭句的結構。所以他的詩歌，章法嚴整，聲韻調和，均非他人所及的。法國的批評家常說，『許峨的一生與法國的政治上，文學上的許多大事，每每互生關係……他有絕世的天才，又加以淵博的學識，故能爲浪漫主義的領袖。』

(乙)拉馬爾丁。在巴黎與馬賽之間，有個城，叫做馬江 (Macon)。馬江城外，有一小村，叫做米里 (Milly)，鄉景幽雅，風俗淳厚。拉馬爾丁，就是生在那裏。他名爲亞呂封斯

(Alphonse) 他的父親曾忠於王黨，革命後，退休鄉居。拉馬爾丁的家庭，有和藹的父親，友愛的姊妹，又有心情溫柔，學識深博的慈母。他稍長，入學，復遇着一個任性放浪的教授。他生長於閒靜的環境，性格已頗奇特，更染得不羈的習慣，幽怨的情緒，悲愁的幻想，便日漸發展。他常獨閉斗室，吟誦盧騷，服爾德，夏多布里痕的詩文。時而釣於溪畔，時而獵於深林，時而沈思，時而作詩。後往意大利遊歷，曾戀一漁家女。不久返法，忽於千八百十四年投身軍隊，隨從法王路易十八爲衛士。不甚得意，又辭歸，至蒲爾志湖邊避暑，與沙理夫人 (Madame Charles) 相遇。情愛正濃，沙理夫人病死於巴黎。拉馬爾丁驟遭此變，哀傷幽思，盡發於詩。詩中的意呂威爾 (呂威爾) 就是沙理夫人。他的詩，每道及意呂威爾，便纏綿悱惻，一往情深，使人沈詠到悲切的時候，必悽愴而泣下。千八百二十年，他刊一詩集，叫做冥想 (Les Meditations)，大爲世人讚許。翌年至意大利，任法國大使館祕書，隨着又出新冥想集 (Les nouvelles Meditations)。後又出詩集多種。千八百三十年，被舉爲國家博士院院員。離法，游希臘，敘利亞等地。歸後著東方遊記 (Voyages en Orient)。千八百三

十三年，入議院爲議員。他具有雄辯的才能，又傾向於民主主義，在議院中，占有政治的勢力。千八百四十八年，七月革命後，被推爲臨時政府的領袖。拿破崙第三恢復帝制，拉馬爾丁卽退休著書。他素性豪放，不事生產，晚年頗爲貧乏所困，只有賣文償債。他以千八百六十九年卒於聖卜安城 (Saint-Point)。

拉馬爾丁的著作，可分詩，——抒情詩，諷刺詩，——回想錄及小記，歷史及文學雜著，文牘四種。詩以冥想集，新冥想集，宗教的與詩歌的和諧集 (Les Harmonies poétiques et religieuses)，朱瑟蘭 (Jocelyn) 等，小說以夏弗竊 (Raphaël)，克齊那 (Graziella) 等，歷史以志龍丹黨人史 (Histoire des Girondins) 爲最著。

他的特性，就是純依輿感，自由發揮。他常說道，『我極易受外界的感觸，也易受情感力的衝動。』他本多情，所以不僅留戀他的愛人，慕念他的慈親，他並且永不忘記他的故鄉，與他的茅舍。他好幻想，故愛靜居。他的體格強偉，他的思想純潔，故他也愛爲社會努力，爲革命奮鬥。他曾說過，

『幽嫻清靜的時光，茫無窮際的沙漠，大海高山的壯游，以至鷹隼狗馬的嗜好，對自然而閒談，旁美人而愛慕，或懦弱不振，或激昂猛進，似土耳其人，又似亞刺伯人，那就是我的一生，時而爲詩人，時而爲教徒，時而爲英雄，或絕無所表現……』

他雖有幽恨悲涼的詩歌，但他也有高尚純淨的理想。所以他不至失望而頹喪，『世紀的痼疾』終不能傳染到他的冰清玉潔的心靈裏。他到抑鬱無聊的境地，就向自然求安慰。他以爲人當愉快的時候，流連自然，便可增長興趣，人當憂愁的時候，觀望自然，便可消除悲思。他說，

『自然在那裏招呼你，愛憐你，你快投入它的懷中麼，它的懷中，永遠爲你開着。』

他同時是詩人，也是實行家。他以爲不做詩人，就不能將熱烈的情感，表現出來，不做實行家，就不能去改造萬惡的社會與救援窮苦無告的人類，那就也不能發展詩人的懷

抱。他說過：

『自由啊，求之不得的自由啊，你快點來麼！』

他做實行家，不特要求自由，且要使世界成和平的天國，絕不見有戰爭的慘禍，也絕沒有強弱富貧的區別。他曾說出他的理想，

『在和暖光明的日下，願人人都占有片地，誰也不是奴隸，大家都是主人。』

他希望人人拋却狹義的愛國思想，相親相愛，團結起來。他高聲疾呼道，

『爲什麼我們互相仇視啊，爲什麼以關河隔成國界啊，自私和仇恨，纔有祖國，博愛，便不分彼此了……』

拉馬爾丁的散文著作，文筆簡潔，寫景幽雅，似他的詩歌。他的詩歌，有雄偉的氣魄，奇異的遐想，與和諧的聲調，似深山裏的琴響，似幽谷裏的泉聲。他也自述道，

『我的歌唱，如人的歎息，如鳥的輪轉，颯颯然如微風，淙淙然如溪流。』

(丙)維宜。 維宜名亞呂弗 (Alfred)，以千七百九十七年生於洛始城 (Loche)。他

的父親是兵官，他也在軍隊裏服務十幾年。自負甚大，抑鬱不得志，閒則讀書作詩，入文社爲社員。他愛慕中古騎士英武的生活。時法國太平，久無戰事，他自覺居行間，亦難見頭角，遂憤而辭職。千八百二十八年結婚，謀爲外交官，又運動爲議員，皆不獲如願，乃和他的衰弱的夫人，隱居鄉園，決心不聞政治。聖佩韋說他從此以後，便進了『象牙的宮殿』裏。然忿怒怨恨，以至於死。他以爲具奇才未得稍展，白過了一生，對鏡顧影，每自憐惜，大有世人負我之感。

他的著作有詩歌，戲劇，小說，雜作等類。詩歌以古今詩集 (*Poèmes anciens et modernes*) 命運 (*Les Destinées*)，戲劇以沙德爾頓 (*Chatterton*)，小說以三月五日 (*Cinq-mars*)，雜作以一個詩人的日記 (*Journal d'un poète*) 等，爲最著。

維宜的詩，有他的特質。他的文格，嚴肅有力。有時我們覺得他缺乏情緒，但詠到他具哲理又富思想的詩句，常爲之感動。他因天才爲世俗所束縛，精神物質所困厄，所以很多厭世的觀念，但他對於一般人遇着悲慘的命運，也替他們感傷。

他素勇敢驕傲，既不能展其懷抱，不特有身世之感，且審察人生，洞見靈幻，乃大覺悟，一腔鬱悶傲慢的心思，盡發爲沈痛刻摯的詩歌。浪漫主義派素靠自然作人類的安慰，維宜對之，便起懷疑。他曾替自然發言，告人類說道：

『我聽不見你們的狂叫，和你們的歎息，人間的情境，幾幾乎我不曾感覺到，人家說我是你們的慈母，實則我不過一孤墳罷了。』

浪漫主義派素視愛情爲人類的理想，維宜對之，也起懷疑。他常說道，

『由我看來，愛情不過是一個幻夢，是一層羅網……』

他以爲人生辛苦，也不必有所怨尤，只好聽之命運，如他的詩『狼之死』(La mort du loup) 那一篇中敘述老狼負傷忍痛，默然而逝，絕無哀求的狀態，亦不作無謂的吟呻。凡人亦宜如此，到了失望的時候，不要頹喪，須有『勇敢的失望』這，卽所謂斯多伊主義 (Le stoicisme) 他在『狼之死』的結句說道，

『哀鳴，祈禱哭泣，是同樣的卑鄙，努力擔負你的重責，隨命運之神所指示的

道路做去，那麼，以後，和我一般，一言不發，而受苦，而死滅。」

他的厭世，不是消極的，他以爲人人若有這種耐苦的精神，進一步，便可生出不斷的奮鬥，如是，世界自然可達到光明的途徑。故他覺得人類各具明澈的思想，集沉重的力量，去作高貴的犧牲，纔有一日，純潔的真理，可在人間占完全的勢力。

他的著作，雖然不多，但散文的作品都是細密名貴的文章。至於詩歌，就不若其他浪漫的詩人之偏於情感，有觸即發。他的每首詩中，都有徵象的意味與深刻的哲理，或哀弔人類的罪惡，或惋惜命運的乖蹇，或述與苦痛鏖戰的心緒，或寫貪嗔癡愛的源流。他常覺得人類的痛苦，循環而來，求誰慰藉。詩人處此，只好孑然來去，堅守高節，不必以苦惱告人，也不必求人諒解。他說過，

『懦怯的獸類，纔去求羣，獅子便獨向沙漠而去，詩人也要如此，獨自向前猛進。』

(丁)米塞。在浪漫派中，有一位詩人，他的小名也是亞呂弗，但他的性質，正與維宜

相反，他是浮躁的，多情的，肉感的，豔媚的，不幸的，苦悶的。這個『時代的受傷的孩子』就是米塞。他生於千八百一十年，幼在中學讀書，便負才名，年十八，即進許職所主持的文社，游歷歐洲南方各國。千八百三十年，刊行西班牙與意大利遺事（*Cortes d'Espagne et d'Italie*）詩集一冊，即知名當世。他放蕩多感，而任事復不能耐久。千八百三十三年，與女文學家喬治孫（*George Sand*）相識，同往意大利，初則情意甚洽，不久即分離。他們戀愛

的經過與絕交的原因，喬治孫與米塞都有小說紀述，皆各執一辭，誰是誰非，殊難判斷。米塞因失戀，精神上受一打擊，深情恨意，盡訴於詩，詩境亦大進步。外界的景物，在他看來，均極悲涼。明秀的江山，鮮媚的雲霞，簾間花影，樹際鳥聲，他觀望着，便都變成煩惱，勾起他的愁緒，而發作哀吟。故世人常言，米塞不遭此次的浩劫，弱儒的孺子，還不能成爲有經驗的文人，閒詠風月，低唱花柳的小詩客，也不能寫出哀感頑豔，纏綿悱惻的絕妙詩篇。然而他卒因憂愁過度，不得永年。千八百五十七年，劇以心病，歿於巴黎。這位聰明絕世的詩家，還沒有盡量發揮他的天才，便已凋零，真如一片新生的芳草，却爲『自然』的履步所踐損，又

如一朶含蕾未開的玫瑰花，忽被狂風暴雨所摧折，使人痛惜哀悼不已。

他的著作，有詩歌，戲劇，小說，批評四類。詩歌，除西班牙與意大利遺事外，尚有第一詩集 (Premieres Poésies)，新詩集 (Poésies Nouvelles)，四夜 (Quatre Nuits)，等，戲劇，以『不要玩弄愛情』(On ne Badine pas avec l'amour)，『一個無常性』(Un Caprice) 等，小說以『世紀的孩子的懺悔錄』(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短篇小說 (Contes et Nouvelles)，等爲最著。

米塞少年時，容態溫雅端麗如弱女子，喜怒無恆，又如童穉，拉馬爾丁常常叫他爲『小孩子』，他自己也說過，

『他初入世的時候，輕率而去，又高興，又年輕，又勇敢……』

他不僅是一個『小孩子』，且是一個『可怕的小孩子』，帶着法國古代遺傳下來的快樂的國民性，好像他的一生，將永遠不曉得什麼是憂愁。他每說道：

『笑麼，盡情的歡笑麼，愉悅的心情，是由我們的祖先流傳給我們的。只有笑，

纔會使你忘憂，法蘭西所產生的「無愁性」啊，你是我們的祖國之花，你如今還開着麼？

他要增長他的無愁性，所以絕不想到哀悲的心事，與苦痛的境況。他又說，

「我厭惡，夢想，哭泣；我也厭惡靜夜中攜手並臂的情侶，與深山裏小湖飛瀑的形色。」

所以在那時代，他所作的詩，多是輕佻活潑的文思，和嬌媚悅人的辭句。他的感覺，異常敏捷，他的素癖又極操暴。自從失戀之後，他的性格，忽然由愉快而變為悲愁，他便愛作哀傷的訴敘，使人憐痛他，惋惜他。他說，

「我在世間所留下的產業，只是我幾點淚珠……」

他想愛人，尤其想被愛於人，他那種宛轉求愛的誠意，與流浪無依的情境，似天際孤雲，浮沉飄蕩，不知所歸。他以為對所愛的，與施愛者，可起懷疑，但愛情是永遠不可侵犯的，他又以為婦女的愛情，雖有真偽，但其力量之偉大，是不可推測的。他曾說過，

『是的，婦人啊，你有不可思議的威權，你只要微笑，便可把我們拋在沈醉中，或向失望去。是的，你只要說兩句話，再不然，便是沈默無語，只要秋波一轉，就像將一片利刃，插入你的情人的心坎深處。』

他雖知道婦人有這樣的威權，他依然不怕會插入心中的利刃，還去求婦人的愛。他以爲在糖液之中，雖雜有毒酖，偏要飲下。他『寧可受刀斧的宰割，不想如婦人一般，做愛情的劊子手。』

他又說過，

『痛苦之後，仍願痛苦。戀愛之後，仍願永遠戀愛而不息……』

憑他的觀察與經驗，愛情是終古不滅的，痛苦是尊嚴神聖的。人生在世，不過是痛苦的奴隸，且要受愛情的驅使。所以他的心，雖有無限的傷痕，尚可自解自慰。他爲愛情而消瘦，爲痛苦而憔悴，都是他自己的願望，並是他還引作一生的榮幸。他對拉馬爾丁說過，

『你的骨在棺槨裏，總要變成灰塵飛揚。你的聲譽，你的名望，你的事業，總要

漸漸的損傷，但是你的愛情，你最親切的愛情，是永遠不毀滅不消磨。你不死的靈魂，也要回憶他，思量他。」

這種意思，在他的詩歌裏，常常見到，有時他用之以恕人，有時又用之以解愁。

『我的痛苦，似幻夢一般，飄散無蹤。我的悲慘的回想，又似輕薄的晨霧一般，爲初陽所照，同點滴的朝露，一齊蒸化。』

『痛苦是大工匠，人是他的學徒罷了。』

『我嘗說道，在這處妙境，當這個韶華，我曾有一日，爲她所愛，并愛過她。她真豔媚無比，我願懷此異寶，藏在我的靈魂裏。』

『我要愛，所以我要慘淡悲楚。我要愛，所以我要受盡痛苦。我要愛，就是爲一個接吻，我也願獻出我的天才，我的情緒。我要愛，就是爲着她，我也願我的頤頹瘦處，常常流下幾行不涸的淚雨。』

米塞的文章，句句都是深入淺出的描寫，也都似明星皓月般皎潔。他的詩歌，婉麗悽

咽，往往使人不能卒讀。因為他的詩歌，字字皆從他的心中流溢出來。他說，

『你對拉馬爾丁的妙詩而沈吟，你打你的額而低回，你錯了，你應該擊你的心，那裏就是天才。』

他又說，

『我不唱榮譽，我不唱希望，我不唱幸福，我也不唱悲傷，我默然無語，只靜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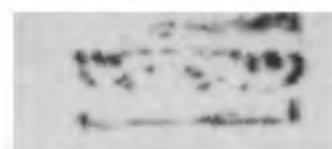
我的心聲抑揚。』

他要憑心所感覺，自由舒展，因之他的詩文，多不是出諸慘淡經營的，有時章法不盡整齊，意思不甚明顯，也是難免的。他雖是浪漫主義派的詩人，但很愛惜羨慕古代的艺术。他以為希臘意大利的舊文學，是詩人文士的『永遠的祖國。』他希望古典派的夏新呂 (Racine) 與浪漫派的莎士比亞同坐他的座右。他想吸取古典主義的特長，鑄冶於浪漫主義中，以表揚其天才。使『閱者悅服，識者稱賞。』這種意思，雖不盡合許峨輩的主張，然而在法國文學界，另闢途徑，更生異彩，近代的文學，很受他的影響呢。

高知耶



大仲馬





章 佩 聖

(戊)高知耶。高知耶以千八百十一年，生於達爾白城 (Tardos)。少年時，從鄉間至巴黎求學，初習繪畫，後入文社，與浪漫主義的詩人相識，即專心作詩，為新派的健者。浪漫主義的青年作家，與古典主義的籍紳先生爭辯時，他不是臨陣指揮，便高呼喝彩，與會所至，旁若無人。晚年，游意大利，西班牙及近東各國，歸後，閉戶著書，絕不與聞社會事。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第三次革命，及五十二年拿破崙第三恢復帝制，政局紛擾，全國騷然，他仍日與古玩貓羣相處，過他的藝術家的生活，不稍心動。他自己說過，

『不管打窗的風雨怎樣急促，我依然製作琺瑯與彫玉。』

他卒於千八百七十二年。他與米塞年相若，容貌清秀，酷好修飾，亦復相似，但他們的性質，則正相反。米塞純為主觀的詩人，高知耶則重客觀。米塞終生以愛情為吟詩的資料，高知耶雖有華豔綺麗的詩歌，惟所言死生愛戀，皆非以寫自發的情感，不過藉以寄詞采罷了。千八百五十二年，他的詩集，琺瑯與彫玉 (Fauces et canes) 出版，主張『藝術為藝術』的學說。他以為藝術應獨立自存，不關道德，不涉情思。他不想如許娥一樣，以藝術

改造社會，以詩文感動民衆。他曾解釋藝術道，

「藝術有何用處呢，藝術是要美的……大概一件東西，成了有用的，就不美了……」

他本是畫家，所以作詩著文，注意描繪。他每覺得一朵鮮艷的玫瑰，勝過一篇激昂動人的演說。他要藝術趨重「美」的外形。不過悲苦哀痛，也有它的美處。所以拉馬爾丁米塞的詩，在他看起來，亦是高尙的藝術。他和他的朋友不同之點，在乎他是「觀察的詩人」，他的朋友們是「心感的詩人」。他自己說過，

「我的文學的價值，便在我視實體世界是存在的。」

他拋下畫筆，提起鋼筆，他用藝術家的眼光，去分析印照自然，已漸漸的離開浪漫主義表寫內心的主觀文學，而開自然主義描繪外形的客觀文學的先聲。後來興起的巴爾那斯庵派 (Parnassiens)，很受他的影響。

他的著作中，以法那與彫玉詩集，各種游記，毛枰姑娘 (Mademoiselle Maupin)，浪

漫主義史等爲最著。

(己)大仲馬。仲馬名亞歷山大，他的兒子也是文學家，所以有大小仲馬之稱，以爲分別。

大仲馬生於千八百〇三年，卒於千八百七十年。曾供職於奧里杭公爵家。年二十六時，著戲劇亨利第三與其宮庭 (Henri III et sa cour) 卽日知名於時。尤善爲歷史小說，成書千餘卷，最著者爲三銃手 (Les trois Mousquetaires)，孟幾道恩仇記 (Mont-Cristo) 等，趣味新穎，少年人尤好閱讀。

當浪漫主義盛時，許多作者，都注意改良戲劇。他們要使『戲劇積極的與時代的色采相照應，』并要『給思想界些少樣式，給詩歌裏些少筋力，血脈，和生命。』大仲馬的『亨利第三與其宮庭，』一經排演後，浪漫主義的勝利，乃大確定。他的戲劇和小說，都好用淋漓激昂的文字，寫驚心動魄的事變。

(庚)聖佩韋。聖佩韋是個批評家，生於千八百零四年，卒於千八百六十九年。初學

醫，既識文社諸人，即研究文學，刊行詩集及小說。名望不及許峨拉馬爾丁等，他引以為憾，且很妬忌。後自知本性短於創造，遂專心為文學的批評。在聖佩韋以前的批評家，多抄襲古人所定的規例，以為繩尺，每每武斷的批評當代作品。聖佩韋不以為然，他說『批評家的職務，在乎揭示一本書的精神，對於文學，應先有深刻的研究，與誠懇的認識，方無偏見妄評的毛病。』并且他以為對於作者的家世，生活，環境，主張，都要細加考察。他的批評法，乃一種自由主義，且帶着個人主義，所以世人均承認他為浪漫主義的批評家。有他的尖銳的眼光，與生動的文章，以批評當時的文學，卒能使浪漫主義的作品，引起文學界的注意，而浪漫主義的運動，也隨之而擴大。

他本習醫，尤其精通生理學，故他常取生理學的方法，應用於詩文的批評。他自稱為『生理學的批評家，』并說道，

『在批評學上面，我覺得能使人讀着愉快，而又增長聞見的，莫過於替偉大的作家著詳確有趣的傳略……：……進入作家的體內，安排在他的懷中，用

種種形態，使他活動，使他發言，並細察他的時代，他的習慣，和他的生活，那麼，纔是真批評家……。」

他不特承認作者的剛柔的氣質，與健懦的狀態，有關作者的思想，他并要把批評由藝術引到科學的區域。他提倡對於各個作者的研究，應如博物學者對於各種生物的分析一樣，就各作者的性質主張，分門別類，也如博物學者之甄別動植物一樣。故他又自稱為『精神的博物學家』。他本此道理而努力，使法國文學界的批評學，大加革新，進步不息，真不愧稱為自由的科學的批評家的始祖呢。

法國浪漫主義極盛的時代，名家輩出，炎日當空，燭火失明，尚有無數詩人，率泯滅而無聞。但如白朗志 (Beranger) 的樂府，德那維 (Casimir Delavigne) 的歌曲，瑰偉雄暢，斐然可誦。他們的天才學力，幾可媲美許蛾米塞，今以限於篇幅，略而不述。

漢口，一六八，十一。

本書的參考書目

- (I)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 Doumic
- (1)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 Canat
- (11)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 Faguet
- (12)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 Ferdinand Brunetière
- (13)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 Abry, Andie et Crouzet
- (14) Le Romantisme français par Lasserre
- (15) Le mouvement romantique par Van Tieghem
- (16) Vie de J. J. Rousseau par Faguet
- (17) Madame de Staël par Sorel

- (| O) Chateaubriand et son groupe littéraire par Saint Beuve
- (| |) Victor Hugo par Mabillean
- (| | |) Victor Hugo avant 1830; Après 1830; Après 1852 par Biré
- (| | | |) Lamartine par Deschanel
- (| | | | |) Lamartine poète lyrique par Zyromski
- (| H) Alfred de Vigny par Leon Séclès
- (| K) Alfred de Musset par Hemon
- (| Y) Th. Gautier par E. Bergerat
- (| L) Le Drame de Dumas par Parigot
- (| R) La jeunesse Saint-Beuve par Fagnuet
- (| O) Saint-Beuve par Léon Séclès
- (| | |) Œuvres Complètes de Jean Jacques Rousseau

- (1111) Œuvres Complètes de Madame de Staël
- (11111) Œuvres Complètes de Chateaubriand
- (111111) Œuvres Complètes de Victor Hugo
- (1111111) Œuvres Complètes de Lamartine
- (11111111) Œuvres Complètes d'Alfred de Vigny
- (111111111) Œuvres Complètes d'Alfred de Musset
- (1111111111) Œuvres Complètes de Th. Gautier
- (11111111111) Œuvres Complètes d'Alexandre Dumas
- (111111111111) Œuvres Complètes de Saint-Bauve

本書著者其他譯著

(A) 法文譯著

- (一) 法文文法 (Grammaire française)
- (二) 試編中國詩史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ésie chinoise)
- (三) 中國無名氏古詩選譯 (Anciens poèmes chinois d'auteurs inconnus)
- (四) 和平的中國 (La Chine pacifique)
- (五) 一滴水 (Une goutte d'eau)
- (六) 唐人絕句百首 (Cent poèmes des T'hang)

(B) 中文譯著

- (一) 堪克賓(佛朗士著)
- (二) 法國文學叢談(排印中)
- (三) 法國短篇小說集(排印中)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四月再版

法國浪曼主義

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曾作鳴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美成公司

版權
所有

發行所 上海開明書店

